

古井集团混改十年难破局：中国“最富教授”撤离 借款7亿未还被巡视组查出

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

截至8月22日收盘，贵州茅台、五粮液、洋河股份、泸州老窖、山西汾酒、古井贡酒，市值分别为13868亿元、5065亿元、1627亿元、1284亿元、615亿元、527亿元。在已上市的“八大名酒”中，古井贡酒市值尴尬排名榜尾。而在这背后，是其控股股东古井集团与中国“最富教授”史正富长达10年的混改纠葛。

2009年，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旗下公司上海浦创以4.65亿元的价格，摘得古井集团40%的股权，让屡遭挫折的古井集团改制迎来了曙光。但就在去年，他又突然将古井集团股权转让给一家“皮包公司”。
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独家获悉，史正富控制的同华控股从古井集团“借”走7亿元，并在2018年底被安徽省委巡视组查出，当时整改措施就是要求他们还钱。”亳州国资委人士表示，目前债务问题仍在协调之中。

而史正富在回复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时称，不论我在这10年中遇到多少不公，但我首先要维护受投资企业的发展。古井之事，多年来有各色人等出于各种动机用各种手段掺和或搅局，我经常搞不懂，时间长了，也无所谓了。”

结缘“最富教授”

10年前，古井集团迎来55岁的“最富教授”史正富。史正富教授与古井集团算得上“安徽老乡”，他的老家位于安徽最东部的来安县，而古井集团所在的亳州市则位于安徽最北端，两地相距350公里。

史正富是国内知名的学者，他拥有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两大头衔；他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，2008年在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15亿元，3年后，这一数字跃升至65亿，再后来一度攀升至百亿，也因此有了“最富教授”的名号。

“最富教授”与古井集团公开结缘，始于一次公开挂牌转让。

2009年5月，古井集团40%股权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，转让标的挂牌价格为4.65亿元。亳州国资委要求：意向受让方须同时具有投资与产业经营的经验，须承诺在成功受让后18个月内，投资2亿元以上，完成古井集团所属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热电技改项目，并新建一个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较高利润的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。”

那时候感觉市政府急于找到资金，想把古井集团从低谷中给拉出来。”古井集团人士向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表示，其实当时有多家知名企业前来调研，但最终在6月22日，拥有农产品深加工背景的上浦浦创胜出。

上海浦创成立于2008年5月，注册资本5亿元，系同华创盟的全资子公司，而这两家公司对外均以“同华投资”形象示人。

早在2006年，同华投资杠杆收购了山东中轩98%股权，并将其打造为世界最大的黄原胶供应商。而黄原胶加工，恰好属于“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”。

只有（上海浦创）这一家企业应标。当然，那些要求也不是给他量身定制的。”亳州国资委人士强调说。

一路绿灯的项目黄了

2009年7月30日，亳州国资委与上海浦创签订合同，将古井集团40%股权转让至上海浦创下。

彼时，古井集团下属瑞福祥等5家公司不同程度亏损。史正富的出现，让屡遭挫折的古井改制终于取得了突破，他也因此成为亳州市的座上宾，从山东“复制”到亳州的黄原胶项目，更是享受了“一路绿灯”的特殊待遇。

亳州市政府官方消息显示，2010年3月，亳州瑞科生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科生物”）年产6000吨黄原胶生产项目开工，时任市长牛弩

韬指出要“一路绿灯”给予全力支持，把这一项目作为古井集团的希望工程，倾力打造世界顶尖级黄原胶项目建设样板工程。

事实上，这个“一路绿灯”的项目推进并不顺利。

那时两家经常吵架，招标时要求上海浦创投入不少于2亿元，而史教授认为该双方共同出资，当时政府和古井集团都认为史正富没有很好地履约。”亳州市国资委人士向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透露，古井集团为此曾向上海浦创发送律师函。最终在各方的协调下，古井集团让步，双方共同出资推进瑞科生物黄原胶项目。

前述官方消息中指出，该项目总投资1.2亿元，建成投产后，年产值1.5亿元，利润2000万元。”时隔一年，牛弩韬已经离任。亳州市政府官方消息显示，2011年3月，时任市长沈强到瑞科生物黄原胶项目生产车间调研，强调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亲临现场，协调解决瑞科公司建设中出现的问题。”
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近日前往瑞科生物所在地采访时，发现门口的公司名字早已被摘去，依稀还能看到“瑞科生物”的痕迹，一位看门的阿姨向记者表示，厂子好几年前就租出去了，瑞科生物早就停了，一直没有生产。”记者随后前往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采访，同样被门卫人员告知早已停产。

后来项目停下来了。”亳州国资委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，当初原本想通过黄原胶项目将企业做大做强，结果项目上马后黄原胶价格持续走低，再搞的话亏损更大；另外好像亳州气温比较高，也不适合微生物菌类的培养繁殖。”古井集团经营数据也显示，瑞科生物连续多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“零”。

“一路绿灯”的黄原胶项目，就这样黄了。

退出古井集团

烂尾的黄原胶项目，只是史正富与亳州方面矛盾的缩影。

听说改制之后有些摩擦，两大股东坐不到一块。意见都没办法统一，更不要说一起谋划企业发展了。”古井集团人士透露，史正富从2010年前后开始担任古井集团总裁。而据南方周末报道，2012年初史正富去古井贡，打电话没人接，召开总裁会，约谁谁不来，最后在市长市委书记干预下，总裁会才开起来，所有人都不说话，只开了15分钟就草草结束。”

亳州国资委人士向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表示，史正富曾推动古井集团管理层持股，他当时想拿出11%股份给向管理层。”

但让亳州市政府不能接受的是，史正富想让亳州国资委提供这11%的股份，好像还是他为管理层着想，太不合情理了。你自己出这11%就是赔本的买卖。”国资委人士同时补充说，如果按照史教授的操作，下一步他要是再花更高代价收购这11%股份，就变成持股51%的大股东。所以政府一直没同意，毕竟他连投资2亿元都没兑现。”

据介绍，史正富还曾想过更极端的拆分方案，就是从古井集团母公司到下属每个企业全部分拆40%，他直接自己搞。”这样的方案让人哭笑不得，国资委坚决不同意。”

2015年，亳州国资委、上海浦创、古井集团三方坐在一起，协调矛盾并签订协议，约定全年最高按8000万元分红，都是从古井股份公司分红，因为其他公司都是赔钱的。”亳州国资委人士表示，自此之后，史正富逐渐淡出古井集团管理层，他基本上不问了。以前倒是问了，但可能方向偏了反而有害，跟我们政府的想法不一致。”该人士同时补充道，他们是搞资本的，这边是搞酒的，不是一个路数。”

被指拖欠 太盟集团32亿

入局古井集团近10年，史正富在2018年突然退出。

2009年，上海浦创以4.65亿元入股，2018年，上海浦创所持股份市值

96.38亿元，其中史正富、翟立夫妇其所持股份市值达33.73亿元。看起来，“最富教授”的投资水平令人惊叹。但在这背后，却是他所涉及的及为复杂的债务关系。

公开报道显示，到2011年底时，同华投资账面只剩几十万现金，史正富迅速进行了融资，才使公司度过危机。2012年4月17日，史正富将同华控股在同华创盟1000万元股权，质押给天津同华共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同华”），11天后，他又将同华创盟在上海浦创的5亿元股份，悉数质押给天津同华。
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独家获取了天津同华2018年5月3日出具的《违约通知》。通知的对象包括同华创盟、上海浦创、同华投资、同华控股、山东中轩以及史正富、翟立夫妇。

违约通知显示，天津同华已于2018年4月10日向上述对象发函，要求对方支付尚欠的投资成本、投资收益及委贷展期费用共计32.44亿元，其中包括投资成本7.45亿元、投资收益19.21亿元以及委贷展期费用5.78亿元。

工商资料显示，同华创盟由天津同华和同华控股共同投资成立，两者分别持股50%。其中天津同华的实控人为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太平洋联盟投资集团（以下简称“太盟集团”）。这就意味着，史正富当初是与太盟集团联手，拿下了古井集团40%股权。

天津同华在通知中要求，上述对象立刻支付全部款项，否则将采取行动追究违约责任，其中包括接管同华创盟和上海浦创，以及更换古井集团董事。针对天津同华所述情况及债务追讨进展，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同华的电话，对方始终未接听电话。

也正是天津同华“逼宫”的背景下，2018年6月，史正富将同华控股持有的同华创盟50%股权转让给郑盼盼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合肥杜申商贸有限公司。天眼查显示，目前同华创盟已经由天津同华及合肥杜申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持股。而就在2018年7月2日，郑盼盼已将所持同华创盟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天津同华。

从古井集团 借走7亿未归还
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杜申商贸的注册地址，发现并无该公司存在。该注册地址的“出口加工区公租房”内，多位工作人员表示从未听说这家公司。记者随后辗转获悉，郑盼盼系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前职员。而文峰置业相关人士也承认接手了古井集团40%股权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文峰置业的背后隐藏着一家知名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——安徽国厚资产。从股权上看，安徽博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文峰置业10%股份，而安徽博雅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李厚文正是国厚资产创始人，他有时也以文峰集团董事长身份露面。事实上，国厚资产总部就位于“文峰中心”大楼。国厚资产官网显示，截至2018年12月末，公司累计收购不良资产超过1000亿元，涉及工农中建等数十家银行和近千家企业。

证券时报·e公司记者同时独家获悉，在史正富夫妇从古井集团“抽身”时，同华控股尚欠古井集团7亿元债务未能偿还。古井集团一份公告中，截至2016年3月份的“借款人”名单中显示，同华控股借款6.5亿元，该笔借款应于2017年2月15日到期。

证券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亳州国资委时，对方指出，同华控股从古井集团借走的是7亿元，钱是分批分次借的，这个事从2012年就发生，不是一下子借那么多。”该人士强调说，上述借款如今已经逾期，本金就有7亿元没还。”

这个事是2018年底省里巡视组发现的，否则我们也不会知道。当时给出的整改措施就是要求他们还钱。”对于古井集团为何借给同华控股7亿元，该人士表示并不清楚，而对于史正富从古井集团抽身后，相关债务该向谁追讨时，亳州国资委人士强调说，我们只认上海浦创。”他同时透露，当初史正富收购古井集团40%股权时，4.65亿元并未完全兑现，其实不到4亿元，只有3亿多。”亳州国资委提供



▲古井集团门口

▲瑞福祥早已停产

▲瑞科生物门口的公司名字早已被摘去

▲2009年7月30日，史正富在投资古井集团的签约仪式上签字

▲古井集团展厅内的古井贡酒

臧晓松/摄 东方IC/供图 周靖宇/制图

史正富的投资史

2000年3月，史正富创办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任创始董事长至2016年，期间主持了对中轩生化、奇瑞汽车、南大光电、古井集团、华菱星马等数十家企业的股权投资。

“目前，部分企业的投资已经退出，取得了满意的投资回报。”同华投资官网同时显示，2015年，公司成为安徽省贰号基金（23亿元）管理机构，并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共同设立20亿元的国科同华药物基金；2016年，公司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、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共同设立20亿元的“同华新微投资基金”。同华投资称，“公司成立至今，投资资金70%来源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，在诸多国际金融机构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记录与信誉。”

与“良好合作记录与信誉”相对的，还有史正富与各方的纠纷。

2008年5月份，中轩生化上市计划搁浅，史正富与原管理层矛盾激化后，开始谋求在内蒙古等地生产黄原胶。2010年1月，中轩生化获得黑豹集团等6家国内投资者的4亿元战略投资。

在凭借“黄原胶加工”项目拿下古井集团40%股权后，史正富又与亳州方面因出资发生矛盾。2010年8月，中轩生化出现量产以来的首次亏损，而瑞科生物此后也变成烂尾工程。就在去年，黑豹集团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同华投资集团告上法庭，催付判令余3080万元股权转让款，最终被法院驳回。

华菱星马也是史正富极为看重的投资项目。官网显示：2004年，同华投资成为华菱星马第二大股东，2011年7月华菱星马在上交所上市。今年3月25日，上交所下发关于对华菱星马股东史正富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，原因是去年未按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。去年七八月份，史正富合计减持759万股，不再是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。2019年半年报显示，史正富目前为公司第五大股东，并与第二大股东星马集团具有一致行动关系。他在今年上半年减持541.5万股，目前持股1558.8万股，其中1544.6万股已质押，质押比例达到99.09%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早在2016年9月30日，星马集团曾将上海同华投资集团告上法庭，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。

同华投资另外一项重磅投资，就是2006年成为南大光电的第一大股东，在解决公司资金瓶颈的同时，还助力南大光电成功上市。南大光电今年7月2日公告显示，同华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4343.04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0.67%；累计质押股份4342.91万股，质押比例接近100%。8月20日晚间，南大光电公告称，同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于在过去三个月内合计减持比例达到1.3886%，目前持股比例降至11%。

（臧晓松）